

我的 阿勒泰



*My
Aletai*

李娟
——
著



我的 阿勒泰

李娟——著

LIJUAN
WORKS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阿勒泰 / 李娟著. --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8.8

ISBN 978-7-5702-0494-6

I. ①我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44326 号

策 划: 尹志勇

责任编辑: 高田宏

封面设计: 壹 诺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责任印制: 邱 莉 杨 帆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-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中印南方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 毫米 × 1280 毫米 1/32 印张: 7.5 插页: 9 页

版次: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34 千字

定价: 36.8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27-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自序



挑选在这里的文字，其内容全都与我在阿勒泰的乡居生活有关。我小时在新疆最北端的阿勒泰地区的富蕴县——一个以哈萨克为主要人口的小县城——度过一大段童年。在我的少女时期，我又随着家庭辗转在阿尔泰山深山中，与游牧的哈萨克牧人为邻，生活了好几年。后来我离开家，外出打工，继而在阿勒泰市工作了五年。但妈妈仍然在牧区经营她那点小生意。于是我始终没有离开那个家的牵绊，我的文字也始终纠缠在那样的生活之中。怎么写都意犹未尽，欲罢不能。

而此刻，我仍生活在偏远寂静的阿克哈拉村，四面茫茫荒野，天地洁白——阴天里，世界的白是纯然深厚的白；晴天，则成了泛着荧荧蓝光的白。这几天，温度一直降到了零下四十多度，大雪堵住了窗户，房间阴暗。家中只有我一人。天晴无风的日子，我花了整整半天时间，在重重雪堆中奋力挖开一条通道，从家门通向院门。再接着从院门继续往外挖。然而挖了两三米就没力气了。于是，在冬天最冷的漫长日子里，没有一行脚印能通向我的家。

在大雪围拥的安静中，我一遍又一遍翻看这些年的文字，感到非常温暖——我正是这样慢慢地写啊写啊，才成为此刻的自己的。

按时间顺序，我将这些文字安排为三个部分。

第一部分是我近两年零碎记录的生活片断，大都作为博客贴在网上。但经验是，信笔为之的文字往往比郑重地写出的更真诚，并且更可靠。便收录进来。

第二部分与我的另一部书稿《阿勒泰角落》应该是一体的。它们同一时期写成，贯穿着同样的背景与情感。文字里的那个“我”还是十八九岁的光景。贫穷、虚荣、敏感又热情。滋味无穷。

第三部分是我多年前的一本旧书《九篇雪》里的部分内容。有出版社要再版《九篇雪》，我左思右想，实在不敢。那些小时候的文字，自以为是，轻率矫情。但老实说，其中也不乏天真可亲的片断，令现在的自己都羡慕不已。于是摘录了一部分放在这里。

——便合成了这样一个集子。说起来有些七零八落，却完整地展示了这些年来自己的写作成长历程。对于个人，这是一场整理和盘点；对于阅读者，愿你能通过我的眼睛和情感，体会到遥远的阿勒泰角落里的一些寂静、固执的美好。愿能为你带来快乐。

2010年1月

三版序



这是这本书出版的第七年。

在这本书后，我又创作出版了几部长篇非虚构作品。再回过头看看这部同样是非虚构的短篇集，觉得相比之下，文字的精致与精心，更像是一部短篇小说集。

这个新的版本最大的调整就是去掉了之前的第三部分。因为以前不打算再出版处女作《九篇雪》，便将其一部分内容编入此书。可后来出于各种考虑，《九篇雪》还是再版了，于是，这两本书便有部分重复。在我的要求下，新版的《我的阿勒泰》终于去掉了重复部分。从此，我出版的十一本书再无任何重复内容。总算是舒一口气。

2018年5月

我的阿勒泰
My Aletai



目
录

上篇：记忆之中
2007-2009

我所能带给你们的事物	003
属于我的马	009
小鸟牌香烟	014
打电话	017
摩托车穿过春天的荒野	021
通往滴水泉的路	030
过年三记	036
想起外婆吐舌头的样子	047
蝗灾	051
我们这里的澡堂	056
我家过去年代的一只猫	062

我的阿勒泰

My Aleta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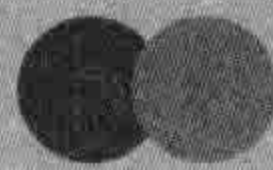
目
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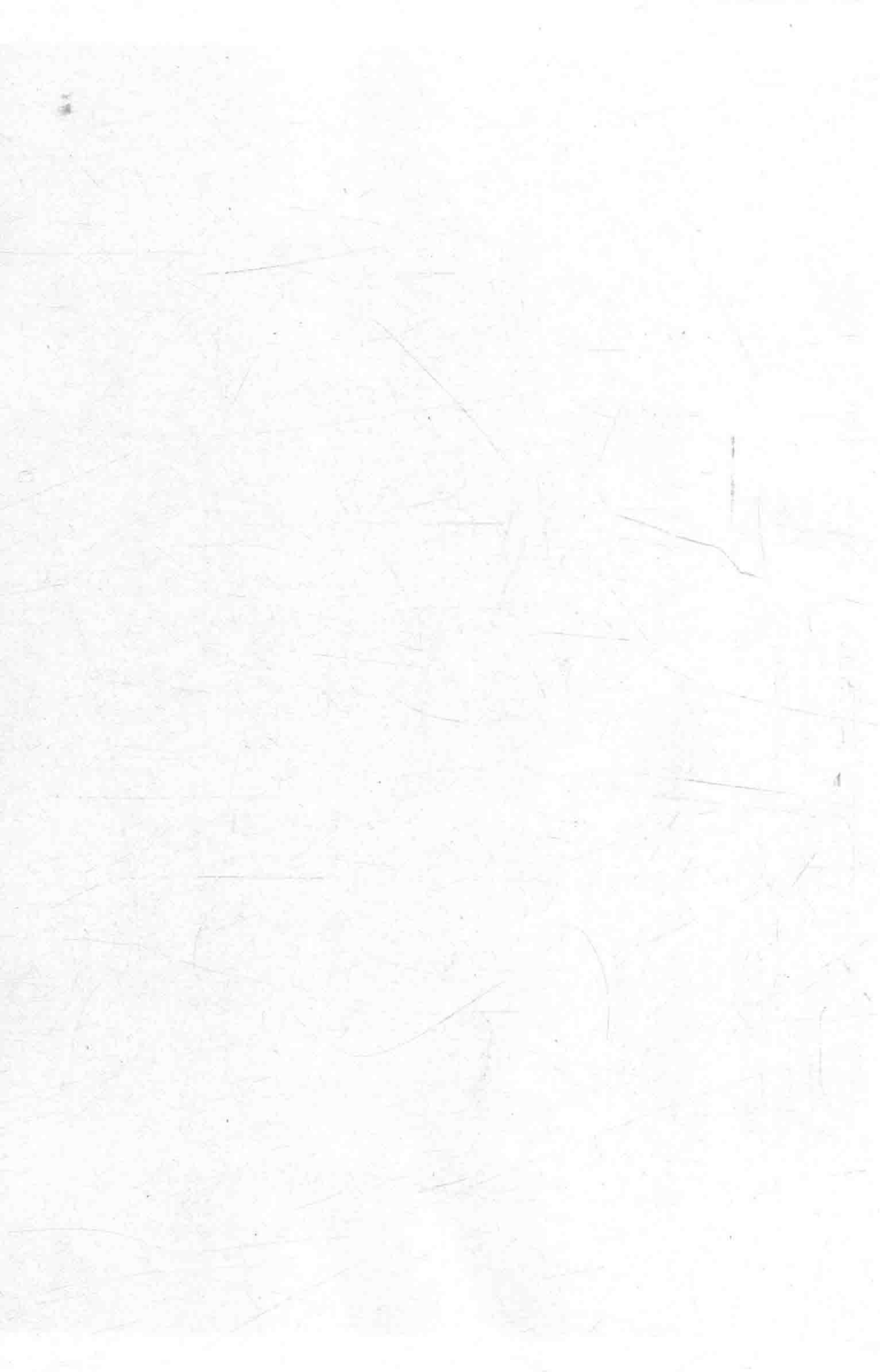
下篇：角落之中
2002-2006

- 069 汉族孩子们
- 075 阿玛克家的小儿子
- 083 河边空旷的土地
- 092 喀吾图的永远之处
- 111 要是在喀吾图生病了的话……
- 119 乡村舞会
- 144 坐班车到桥头去
- 158 弹唱会上
- 169 古贝
- 174 在荒野中睡觉
- 181 我们的家
- 192 通往一家人去的路
- 196 木耳

记忆之中
2007-2009

上篇





我所能带给你们的事物

我从乌鲁木齐回来，给家人买回了两只小兔子。卖兔子的人告诉我：“这可不是普通兔子，这是‘袖珍兔’，永远也长不大的，吃得又少，又乖巧。”所以，一只非得卖二十块钱不可。

结果，买回家不到两个月，每只兔子就长了好几公斤。比一般的家兔还大，贼肥贼肥的，肥得跳都跳不动，只好爬着走。真是没听说过兔子还能爬着走……而且还特能吃，一天到晚三瓣嘴喀嚓喀嚓磨个不停，把我们家越吃越穷。给它什么就吃什么，毫不含糊。到了后来居然连肉也吃。兔子还吃肉？真是没听说过兔子还能吃肉……后来，果然证实了兔子是不能吃肉的，它们才吃了一次肉，就给吃死了。

还有一次，我从乌鲁木齐回来，带回了两只“金丝熊”（乌鲁木齐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……）。当时我蹲在那个地摊前研究了半天，觉得这种“金丝熊”看起来要比上次的兔子可靠多了，而且还更便宜一些，才五块钱一只。

就买了回去。我妈一看，立刻骂了我一顿：“五块钱啊？？这么贵啊！真是，咱家还少了耗子吗？到处都跑的是，还花钱在外面买……”我再仔细一看，没错，的确是耗子，只是少了条长尾巴而已……

只要我从乌鲁木齐回家，一定会带很多很多东西的。乌鲁木齐那么大，什么东西都有，看到什么都想买。但是买回家的东西大都派不上什么用场。想想看，家里人都需要些什么呢？妈妈曾明确地告诉过我，家里现在最需要的是一头毛驴，进山驮东西方便。可那个……我万万办不到。

家里还需要二十到三十公斤马蹄铁和马掌钉。转移牧场的牧民快要下山了，到时候急需这个。另外我叔叔给牧民补鞋子，四十码和四十二码的鞋底子没有了，用来打补丁的碎皮渣也不多了。我家杂货店的货架上也空空落落，香烟和电池一个月前就脱销了。

可是每次我回家，带给大家的不是神气活现的兔子，就是既没尾巴也没名堂的耗子。

我在乌鲁木齐打工，也没能赚上什么钱。但即使赚不上钱，还是愿意在那个城市里呆着。乌鲁木齐总是那么大，有着那么多的人。走在街上，无数种生活的可能性纷至沓来，走在街上，简直想要展开双臂走。

晚上却只能紧缩成一团睡。

被子太薄了，把窗帘啊什么的全拽下来裹在身上，还是冷。身上穿着大衣，扣子扣得一丝不苟，还是冷。

我给家里打电话，妈妈问我：“还需要什么啊？”我说：“不需要，一切都好。就是被子薄了点。”于是第二天晚上她就出现在我面前了，扛着一床厚到能把人压得呼吸不畅的驼毛被。

原来她挂了电话后，立刻买来驼毛，连夜洗了，烧旺炉子烘干。再用柳条儿抽打着弹松、扯匀，细细裹上纱布。熬了一个通宵才赶制出来。然后又倒了三趟班车，坐了十多个钟头的车赶往乌鲁木齐。

我又能给家里带来什么呢？每次回家的头一天，总是在超市里转啊，转啊。转到“中老年专柜”，看到麦片，就买回去了。我回到家，说：“这是麦片。”她们都很高兴的样子，因为之前只听说过，从没尝过。我也没吃过，但还是想当然地煮了一大锅。先给外婆盛一碗，她笑咪咪喝了一口，然后又默默地喝了一口，说：“好喝。”然后死活也不肯喝第三口了。

我还买过咸烧白。封着保鲜膜，一碟一碟摆放在超市里的冷柜里，颜色真好看，和童年记忆里的一模一样。外婆看了也很高兴，我在厨房忙碌着热菜，她就搬把小板凳坐在灶台边，兴致很高地说了好多话，大都是当年在乡坝吃席的趣事。还很勤快地帮着把筷子早早摆到了饭桌子上。等咸烧白蒸好端上来时，她狠狠地夹了一筷子。但是勉强咽下去后，悲从中来。

——不是过去的那种味道！完全不一样。乌鲁木齐的东西真是中看不中用……更重要的是，这意味着过去事物、过去感觉的“永不再有”。她九十多岁了，再也经不起速度稍快一些的“逐一消失”了。

我在超市里转啊转啊。这一回，又买些什么好呢？最后只好买了一包红糖。但是红糖在哪里没有卖的啊？虽然这种红糖上明确地标明是“中老年专用红糖”……妈妈，外婆，其实我在欺骗你们。

我不在家的日子里，兔子或者没尾巴的小耗子代替我陪着我的家人。兔子在房间里慢慢地爬，终于爬到外婆脚下。外婆缓慢地弯下腰去，慢慢地，慢慢地，终于够着了兔子，然后吃力地把它抱起来。她抚摸兔子倒向背后的柔顺的长耳朵，问它：“吃饱没有？饿不饿？”——就像很早很早以前，问我“吃饱没有，饿不饿”一样。天色渐渐暗下来，又是一天过去了。

还有小耗子，代替我又一年来到深山夏牧场。趴在铁笼子里，背朝广阔碧绿的草原。晚上，妈妈脱下自己的大衣把笼子层层包裹起来，但还是怕它冷着，又包了一层毛衣。寒冷的夜里，寂寞的没尾巴小耗子把裹着笼子的衣物死命地扯拽进笼子里，一点一点咬破。它们在黑暗中睁大了眼睛。

尽管咬破了衣服，晚上还是得再找东西把它们包起来。妈妈点着它们的脑门大声训斥，警告说下次再这样的话就如何如何。外婆却急着带它们出去玩。她提着笼子，拄着拐棍颤巍巍地走到外面的草地上，在青草葱茏处艰难地弯下腰，放下笼子，打开笼门，哄它们出去。可是它们谁也不动，缩在笼角挤作一团。于是外婆就唠唠叨叨地埋怨妈妈刚才骂它们骂太狠了，都吓畏缩了。她又努力弯下腰地把手伸进笼子，把它们一只一只捉出来放到外面，让它们感觉到青草和无边的天地。阳光斜扫过草原，两只小耗子

小心地触动身边的草叶，拱着泥土。但是吹过来一阵长长的风，它们顿时吓得连滚带爬钻回笼子里，怎么唤也唤不出来了。

我从乌鲁木齐回家，总是拖着天大的一只编织袋。然后骄傲地从里面一件一件地往外面掏东西。——这是给外婆的，那是给妈妈的，还有给叔叔的、妹妹的。灯光很暗，所有的眼睛很亮。我突然想起，当我还拖着这只编织袋走在乌鲁木齐积着冰雪的街道上时，筋疲力尽，手指头被带子勒得生疼。迎面而来的人一个也不认识。

当我还在乌鲁木齐的时候，心想：这一回给家里人买什么好呢？我拖着大编织袋在街上走啊走啊，看了很多很多东西，有猫，有小狗。我看了又看，可是我的钱不多。有鞋子，有衣服，有好吃的。我想了又想，我的包已经不能塞进去更多的东西了。这时，我看到了有人在卖小兔子。那人告诉我：“这可不是普通的兔子，这是‘袖珍兔’，永远也长不大的，又乖巧，吃得又少，很好养的。”

又想起我拖着编织袋，怀里揣着“袖珍兔”的笼子回家的情景。

回家的路真是漫长。夜班车坏了又坏，凌晨时分车停在戈壁滩深处一家孤零零的小饭馆门口。我疲惫不堪，坐在冰冷的车厢里（那时候卧铺车还不多），冻醒了好几次。最后一次终于决定下车。我抱着笼子，走进饭店烤火。深夜里一个客人也没有，条桌和长凳空空荡荡。天线锅信号不稳

定，电视机播放着遥远模糊的内容。胖胖的维族老板娘不知从哪里走出来，给我倒了碗热茶，又顺手给兔子一块白菜。这时同样胖胖的老板也出来了，大家坐在一起，边烤火边看兔子抱着那块白菜慢条斯理地啃啊啃啊。我说：“这是袖珍兔，永远长不大的，只能长这么大。”胖老板就说：“啊呀，真的这么一点点？那太亏了嘛，养几年还不够一盘子菜。”看我们都笑了起来，他便又夸张地重复一遍：“你们看啊，这么一点点，真的不够一盘子菜。”那时我远在回家的路上，却已经感觉到家才有的温暖。

在回家的漫长途中，总是晕车。便坐到司机旁边的小凳上，抱着兔子笼笔直地挺着脊背坐着。又怕兔子会突然死去，便不时伸手进笼子抚摸它。深夜里，路边的树木在车灯的照耀下，向路心整齐地弯拱，形成神秘的通道。车灯只能打几米远，远处漆黑深沉，像没有尽头的洞穴。后来东方的天空渐渐有些亮了，我想象着到家时会有的情景，终于歪倒在引擎盖子上睡着了。如此漫长的归途。

兔子死了的时候，我妈对我说：“以后再也别买这些东西了，你能回来，我们就很高兴了。”我外婆对我说：“以后再也别买这些东西回来了，死了可怜得很……你回来了就好了，我很想你。”

又记得在夏牧场上，下午的阳光浓稠沉重。两只没尾巴的小耗子在草丛里试探着拱一株草茎。世界那么大。外婆拄杖站在旁边，笑眯眯地看着。她那暂时的欢乐，因这“暂时”而显得那样悲伤。

属于我的马

有一个人欠了我家很多钱，现在却死了。按当地穆斯林的礼性，不清生前的债务是不可入葬的。葬礼上，阿訇会询问死者亲属：“此人生前亏欠过别人的财物吗？”得到否定的回答后才会继续为死者念经。

但他的家人实在拿不出钱来偿还，情急之下，只好把自家的一匹马牵来见我妈，要求抵债。

我妈很为难，打电话同我商量该怎么办。

她说：“你说我要马做什么呢？”

我说：“自己留着骑呗。”

她说：“家里有摩托车，哪里用得着骑马！”

我说：“那就不要呗。”

她说：“可是我又很想要……”

我说：“你要它做什么？”

她说：“自己留着骑呗。”